

奇门  
天书  
鱼人

第一部 上卷

卫斯理

science fiction

珍藏版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科幻小说经典

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

000047716

# 卫斯理

science fiction

科幻小说经典

44.572  
WSL2.24  
V.1.1

中南大学

图书馆藏

第一部

44.572  
WSL2.24  
V.1.1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明亮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小说经典(第一部)/卫斯理 著 - 兰州  
敦煌文艺出版社,2002.09

ISBN 7-80587-763-7

I. 卫… II. 卫… III. 科幻小说-作品  
IV. 1628·5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(2002)第 035261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经典

(第一部)

卫斯理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26 字数:750 千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80587-763-7/1·694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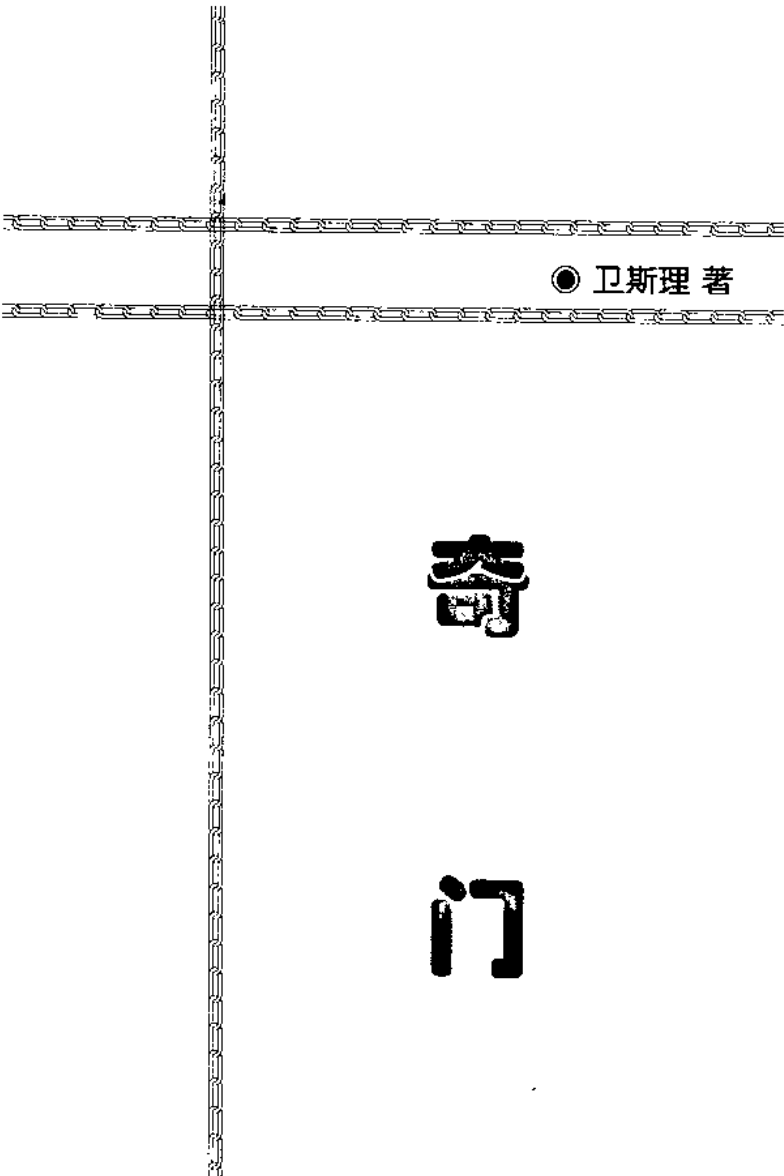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38.00 元(上、下册)

# 目 录

---

奇 门	/ 1
第一章 价值连城的红宝石	/ 3
第二章 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	/ 17
第三章 她是火山之神!	/ 34
第四章 一艘大型潜艇	/ 53
第五章 和米伦太太在一起	/ 70
第六章 大海亡魂	/ 88
第七章 米伦太太的信	/ 100
第八章 一扇奇门	/ 112
第九章 谁是地球人?	/ 126
第十章 彻底的迷失	/ 137
天 书	/ 149
序 言	/ 151
第一章 无价之宝求售	/ 152
第二章 稀世红宝石“死”了	/ 165

第三章	失踪小女孩写的怪文字	/ 180
第四章	点滴汇集资料研究异行	/ 193
第五章	四十年前探险队的奇遇	/ 211
第六章	十年前出现的神秘少女	/ 223
第七章	姬娜驾着飞车来	/ 237
第八章	犯错铸成大恨	/ 253
第九章	双眼流露深切悲哀的外星人	/ 268
第十章	不知自身从何而来	/ 281
第十一章	天书中,记载着将来的一切事	/ 297
第十二章	无数宇宙无数地球一切相同重复	/ 315
<b>鱼 人</b>		<b>/ 333</b>

A decorative border consisting of a vertical line on the left and two horizontal lines crossing it, all with a repeating geometric pattern.

● 卫斯理 著

奇

门



## 第一章 价值连城的红宝石

有的时候,人生的际遇是很难料的,一件全然不足为奇的事,发展下去,可以变成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,像“奇门”这件事就是。

在这几个月中,新的奇事一直困扰着我,那实在是一件神秘之极的事,所以使我非将之先写出来不可,这件事,就是现在起所记述的“奇门”。

必须要解释的是:“奇门”两字,和中国的“奇门遁甲”无关,它的意思,就是一扇奇怪的门而已,当然,一切奇怪的事,也都和一扇奇怪的门略有关联。

闲言少说,言归正传。

整件事,是从一辆华贵的大房车开始的,不,不应该说是从那辆房车开始,而应该说,从那只突然从街角处窜出来的那只癞皮狗开始。

事情开始的时候,我正驾着车子,准备去探望一个朋友,那朋友是集邮狂,他说他新近找到了一张中国早期邮票中的北京老版二元宫门倒印票,非逼我去欣赏不可,我对集邮也很有兴趣,自然答应了他。

但是,当我离家只不过十分钟,车子正在疾驰中的时候,一只癞皮狗突然自对面窜了过来,如果我不让它,那它一定要被车



子撞得脑浆迸裂了。

我对驾驶术十分有研究，要在那样的情形下避开这样的一条冒失癫皮狗，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但是，当我的车头一侧，恰好避过了那头癫皮狗时，横街上的一辆灰白色的大房车，突然冲了出来。

我连忙刹车，可是已经迟了。

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，“蓬”地一声响，两车相撞，我的车子已然停了下来，但是那辆大得霸道的房车却还未曾刹住，它向前直冲而出，撞在对街的一只邮筒之上，将那只邮筒，撞成了两截。

我连忙跳下车，赶过了马路，在大城市中，一有了什么意外，看热闹的人，便会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，当我奔到了那辆房车旁边的时候，已经有十多个人聚集在车子的旁边，我向其中一个看来十分斯文的人一指，道：“别看热闹，快去报警！”

那人呆了一呆，但立时转身走了开去，我又推开了两个好奇地向车中张望的人，打开车门，在司机位上坐着的，是一个穿着得十分华丽的中年妇人。

那时候，她已经昏迷了过去，额角上还有血流出，车头玻璃裂而未碎，看来她的伤势，也不会太重，几分钟之后，救护车和警车也全都赶到了现场。

各位如果以为这件事以后的发展，和那个驾车妇人，或是那辆车子有什么关联的话，那就料错了，我一开头已写明白，事情只不过从那辆大房车开始而已！

警车来了之后，我是应该到警局去一次的，我可能在警局耽搁不少时间，所以我先要打一个电话去通知我那位集邮狂的朋友，我和一位警官打了一个招呼，便向最近的一家杂货铺走去，去借电话。

我还未曾走到杂货铺，有两三个顽童，在我的身边奔了过

去，其中一个且撞了我一下！

当那个顽童一下子撞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唯恐他跌倒，所以伸手将他扶住，可是那顽童却将他手中的一封信，迅速地抛在我的脚下，用力一挣，逃走了！

我呆了一呆，弯身从地下拾起那封信来，那封信的信封是很厚的牛皮纸，一看便知道那是用厚牛皮纸来自制而成的，而且，整封信都相当沉重，我伸手捏了一捏，信封中好像不止是信，而且还有一些坚硬的东西。

那些坚硬的物体，看来像是一柄钥匙。

我在一看到那封信的时候，还不知道为什么那顽童一被我扶住，就要将信抛掉，但是当我向信封上一看之际，我便明白了那顽童为什么惊惶失措了。刚才，那辆大房车在打横直冲过马路时，撞在那邮筒上，将邮筒撞成了两截，有不少信散落在地上，看热闹的顽童便将之拾了起来。而他们拾信的目的，也非常明显，因为那封信上的邮票已被撕去了！

信还在邮筒之中，信封上的邮票，自然是还未盖过印的，虽然是小数目，但在顽童的心目中，已是意外之喜了。

我当时拿了这封信在手，第一个反应，自然是想立即将之送回邮筒去，可是我却立即改变了主意，因为那顽童撕邮票的时候，十分匆忙，所以，在将邮票撕下的时候，将信封上的牛皮纸，撕去了一层，恰好将收信人的地址，撕去了一大半。

信封上全是英文写的，在还可以看得到的字迹上，显示出信封是寄到一个叫作“毕列支”的地方，那地方是在地球上的那一角落，我无法知道，因为纸已被撕去了一层。

而收信人的名字还在，那是“尊埃牧师”，而且，发信人的地址，也十分清楚，那就是离此不远处，我一抬头，就可以看到那条街的。在发现了那些之后，我改变了主意，将那封信，放进了我

的袋中。

我当然不是准备吞没那封信，而是因为那封信，已无法按址寄达。而那封信之所以不能寄达目的地，是由于顽童撕去了邮票时弄坏了信封，顽童之所以能得到这封信，却是因为那辆大房车撞坏了邮筒，而大房车又是在和我相撞了之后，才撞向邮筒的，所以追根究源，全是我的关系。

我心中已打定了主意，等我在警局的手续完毕了之后，我便去访问那位发信人，请他在信封上加上地址，那么我就可以将信贴上邮票，再去投寄了。

我在杂货铺中打好了电话，又驾着自己的车，和警车一齐同到了警局，在警局中，我已知道那个妇人只不过受了一点轻伤，已经出院回家了。

我在警局也没有耽搁了多久，便已办完了手续，我走出了警局，我的车子只不过车头上瘪进了一块，并没有损坏，所以，我很快就来到了那封信的发信人地址。

那是一幢十分普通的房子，坐落在一条相当幽静的街道上，我上了三楼，按了门铃，门打开了一道缝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问道：“找谁啊？”

我看了那封信，才道：“我找米伦太太，她是住在这里的，是吗？”

我自然根本不认识那个米伦太太，只不过因为那信封上写着，发信人是“图书路十七号三楼”的米伦太太而已。

那小姑娘一听，立时瞪大了眼，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神色望着我，道：“你找米伦太太？你怎么认识她的？从来也没有人找她的，你是中国人，是不是？”

她向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，直到她问到了我是不是中国人之际，我才发现那小姑娘虽然也是黑头发，黑眼睛，但是她却并

不是中国人，她可能是墨西哥人或西班牙人。

那小姑娘望着我时的那种讶异的神情，看来十分有趣，我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是中国人，米伦太太是什么地方人，西班牙还是墨西哥？”

那小姑娘道：“墨西哥，我们全是墨西哥人，你是米伦太太的朋友？我们从来也未曾听说她有中国朋友！”

我无法猜知那小姑娘和这位米伦太太的关系，而那小姑娘又像是不肯开门给我，所以我不得不道：“我可以见一见她么？”

“见一见她？”小姑娘立时尖声叫嚷了出来，同时，脸上更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神色来，像是我所说的，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一样，但是我所说的，却是最普通的事，我只不过想见一见米伦太太而已。

或许，这位米伦太太，是一位孤独的老太婆，或者，她是一个很怪的怪人，因为那小朋友说她是从来也没有朋友的，但是，听了我的话之后，反应如此之强烈，这却多少也使我感到一点意外，不知是为了什么。

我重复道：“是的，我想见一见她，为了一件小事。”

“可是，”那小姑娘的声音，仍然很尖，“可是她已经死了啊！”

“死了？”我也陡地吃了一惊，这实在是我再也想不到的一件事，我本来立时想说“那不可能”的，但是，那小姑娘的神情，却又绝没有一点和我开玩笑之意。

“是啊，半年前已经死了。”那小姑娘补充着说。

我更加怀疑了，我道：“这不可能吧，我知道她寄过一封信，是寄给尊埃牧师的，那封信，只怕是今早投寄的，她怎可能在半年之前，已经死去？”

那小姑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这封信……是我寄的。”

我更加莫名其妙了，道：“可是，那封信却注明发信人是米伦

太太的，小妹妹，你可有弄错么？”

小姑娘总算将门打了开来，一面让我走进去，一面道：“你是邮政局的人员么？事情是这样的，米伦太太——”

她的话还未曾讲完，便听得厨房中传来了一个十分粗暴的女人声音，问道：“妮娜，你和什么人在讲话？”

“妈妈！”小姑娘忙叫着，“一位先生，他是来找我米伦太太的！”

那小姑娘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名字，我向厨房望去，只见一个身形十分高大的妇人，从厨房中走了出来。

我连忙准备向那妇人行礼，可是当我向那妇人一看时，我不禁大吃了一惊！

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如此难看的女人。妮娜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小姑娘，而她竟叫那难看的女人为“妈妈”，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一件怪事！

虽然明知道这样瞪住了人家看，是十分不礼貌的事，但是我的眼光仍然停留在那妇人的脸上，达半分钟之久。

我绝不是有心对那妇人无礼，而是那妇人的样子实在太可怕了，所以我在一望到了她之后，我的眼光竟然无法自她的脸上移开去，好在这时是白天，如果是黑夜的话，我一定会忍不住高声呼叫起来的。

而且，必须明白的是，我却不是一个胆子小的人！

我不但胆子不小，而且，足迹遍天下，见过各种各样，奇形怪状的事，可是就未曾见过一个那么可怖的妇人，她头部的形状，好像是用斧头随意在树上砍下来的一段硬木，她一只眼睛可怕地外突着，而另一只眼睛，则显然是瞎的，眼皮上有许多红色的瘰疬。

她的鼻子是挺大的，再加上她厚而外翻的上唇，就这两部分来看，她倒像是一头狒狒——虽然她的眼睛，比狒狒还要可怕得

多,她的牙齿参差不齐。

她这时,正用围裙在抹着湿手,而且,我还看到,在她的脸上和手上,有着许多伤痕,像是刀伤。

当我从震惊中定过神来之际,我看到那妇人可怕的脸上,已有了怒意(那是加倍的可怕)!

她那一只几乎突出在眼眶之外的眼睛瞪着我,哑声道:“你是谁?你来和我的女儿说些什么事情?”

那小姑娘——姬娜则叫道:“妈妈,这位先生是来找米伦太太的,他提及那封信,妈,你还记得么?就是米伦太太临死前叫我们交的信,但是我们却忘记了,一直放了半年,到今早才找出来。”

我多少有点明白事情的真相了,米伦太太,可能是和姬娜母女一齐居住的一位老太太。而这位老太太在临死之前,曾托她们交一封信,而她们却忘记了,一直耽搁了半年之久,直到今天早上才找出。

而当这封信还在邮筒之中,尚未被邮差取走之时,那辆大房车便将邮筒撞断,这封信因为十分重,所以邮票也贴得多些,所以被顽童注意,将之偷走,而又将上面的邮票撕去,因之弄得地址不清。

而因为这一连串的关系,我才按址来到了这里,见到了可爱的姬娜,和她那位如此可怕的母亲。

我想通了一切,刚想开口道及我的来意时,那妇人已经恶声恶气地道:“那封信有什么不妥了!你是谁?”

我勉强在我的脸上挤出了一个微笑来,道:“有小小的不妥,夫人。”我又取出了那封信,道:“你看,信封上的地址被撕去了,如果你记得信是寄到什么地方丢的,那么,就请你告诉我,谢谢你。”

我已经准备结束这件事了。

因为，那妇人将地址一讲出来，我写上，贴上邮票，再将之投入邮筒，那不就完了么？

我心中在想，总不会巧成那样，又有一个冒失鬼，再将邮筒撞断的！

那妇人笑了起来，她的笑声，其实十足像是被人掏住了喉咙时所发出来的喘息声，她道：“信是寄到什么地方去的？米伦太太还有什么寄信的地方？那当然是墨西哥了，你快走吧，别打扰我们了！”

她虽然下了逐客令，但是我还是不能不多留一会儿。

我又道：“那么，请问是墨西哥什么地方？因为信上的地址，全被撕去了，只有‘毕列支’一个字，那可能是什么桥吧？”

那妇人瞪着她那只突出的单眼，道：“墨西哥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，姬娜你可知道么？嗯？”

姬娜摇着头，她那一头可爱的黑发，左右摇曳着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妈妈，我从来也没有注意过。”

那妇人摊开了手，道：“你看，我们不知道，你走吧！”

在那一刹间，我也真的以为事情没有希望了，而且，我已知道那封信是被积压了半年之久的，就算有什么急事，那也早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。所以，我已准备躬身退出。

可是，就在那妇人一摊手之间，我却陡地呆了一呆。我在那一瞬间，看到那妇人的手上，戴着一只镶有红得令人心头震惊的红宝石戒指！

那是极品的红宝石（我对珠宝有着极度的爱好和相当深刻的研究），这种红宝石的价格，远在同样体积大小的上等钻石之上，那妇人戴这枚戒指的方式也十分特别，她不是将镶有宝石的一面向外，而是将那面向里，所以，只有她摊开手来时，我才看

得见。

这样的一枚红宝头戒指，和这样的一个女人，是无论如何不相称的！

而我的震惊神态，也显然立时引起了对方的注意，她连忙缩回手去，并且将手紧紧地握住，那样，那块极品红宝石，就变成藏在她的掌心之中了。

我在那片刻间，心中生出了极度的疑惑来；这样可怕的妇人是什么人？何以她住在那样普通的地方，又要亲自操作家务，但是她却戴着一只那样惊人的红宝石戒指。这一只戒指，照我的估计，价值是极骇人的。

而且，上好的红宝石，世上数量极少，并不是有钱一定能买得到的东西。

一样东西，到了有钱也买不到的时候，那么它的价值自然更加惊人了！

我在那刹那间，改变了我立即离开她们的主意。老实说，我突然改变主意，并不为了什么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

我原是一个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，我真想弄清楚那可怕的妇人的来历和那枚红宝石戒指的由来。

我故意不提那枚戒指，我咳嗽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看，这封信中，好像还附有什么东西，可能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——”

那妇人突然打断了我的话头，道：“我们已经说过，不知道米伦太太要将信寄到什么地方去的。”

我陪着笑，道：“那么，米伦太太可有什么遗物么？”

那妇人立时张大了口，看她的样子，分明是想一口回绝我了，但是小姑娘妮娜却抢着道：“妈妈，米伦太太不是有一口箱子留下来么？那只红色的大箱子。”

那妇人立时又道：“那不干这位先生的事，别多嘴！”



我仍然在我的脸上挤出笑容来，道：“夫人，你看，这封信是寄给尊埃牧师的，或许，在米伦太太的遗物之中，有着尊埃牧师的地址。她已死了，她死前想寄出这封信，你总不希望死者的愿望不能实现吧？”

我知道，墨西哥人是十分迷信，而且相当尊敬死人的，这一点，和中国人倒是十分相似的。

果然，我最后的一句话生了效，那妇人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好，你不妨来看看，但你最好尽快离去，我的丈夫是一个醉鬼，当她看到屋中有一个陌生男人的话——”

我听到这里，实在忍不住笑，我要紧紧地咬住了唇，才不致于笑出声来。一个男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妻子，而居然还要担心的话，那么他必然是醉鬼无疑了！

我低着头，直到可以控制自己不再笑了，我才敢抬起头来，跟着她，走进了一间房间，姬娜也跟了进来。那间房间十分小，房间中只有一张单人床，在单人床之旁的，则是一只暗红色的木头箱子。

那箱子也不是很大，这时正被竖起来放着，当作床头几用。在箱子的上面，则放着一个神像。

那个神像好像是铜制的，年代一定已然十分久远了，因为它泛着一种十分黝黯的青黑色。我第一眼看到它，便被它吸引住了，因为我竟无法认出那是什么神来，这个神像有一张十分奇怪的脸，戴着一顶有角的头盔，手中好像持着火炬，他的脚部十分大。

而那只箱子上，则刻着十分精致的图案，刻工十分细腻，绝不可能出于现代的工匠之手！

这两件东西，和那张单人床，也是绝不相配称的。

那妇人道：“这就是米伦太太的房间，和她在生之前一样，这